序一/许江 止于立定之所,返向诗境家园 Stop Where to Settle down, Return to the Poetic Homeland

序二/刘国辉

读画

Reading Wang Zan's Paintings

导论/谢海

水墨哲人的知止后返

法造化之则 / 从瘦西湖到西湖 From Slim West Lake to West Lake

法造化之则 / 西湖早春 Early Spring of West Lake

法造化之则 / 践行 Practicing







是 是 是 大性之像 / 远游 Travel faraway 3 3 1 造天性之像/畅神 Free from Inhibitions

3 造天性之像/朝圣 Pilgrimage

主 至 至 至 至 至 至 表 1959 – 2011 A Chronology of Wang Zan 









止于立定之所,返向诗境家园 序"知止后返·王赞艺术作品集"

许 江 2011年3月3日 于北京西直门宾馆

中国绘画,有如一阙古老的诗篇,同时也是至简至朴的诗篇。乘着这诗篇的烛光,我们回返的不仅是一种悠远曼妙的传统,而且是我们以身相得相许的文化家园。正是这烛光,点化生活的硝石,照彻脚下的泽地与道途,使我们总是能够在一种素朴敦厚的视觉化的依偎中,感受心灵沉醉的趣意和慰藉,并在那里让心性飞升到一个澄澈洞明的境界。

从事中国绘画者,与此种心性化育的艺事共终身,由此得以涤浊尘、去凡虑、荡心胸、通性灵,是一份福报。但要追步先辈足迹,坚守不殆,而又能不断深化,得一分精进,却是难上又难。福报与艰难并蓄,是文化传承的志业所必须面向的处境。王赞这一代人,入学深造之时,正逢改革开放、美院初苏的盛期,受过较好的训洗,承领这个文化更新的时代沐浴,其本身正是"出于幽谷,迁于乔木",所谓根正苗红的一代。

作为中国人物绘画的业者,王赞首先以造像为己任。上世纪 90 年代,王赞画了一批"先贤图"。这些文化先行者的肖像,大胆采用光色渲染的效果,引起艺坛的重视。在这些画作中,有一种迥异于一般而言的神情:那沉陷在墨堆中的黄宾虹,那白梅下凝目怀思的弘一大师,尤其是蔡元培与林风眠的肖像,总有一种隽远的神情镌刻在画中。这神情肃穆、宁静,漾溢一种使命般的挂牵。这是一份富于宗教感的神情。

王赞向着历史目瞻回望的的同时,始终没有停止写生,尤其是异国他乡的写生。这些写生中也有那一类充满光感的作品,但更多的是墨线的表达。这些墨线有一种执拗,千根万簇地编结在一起,拧成不同肌理表现的幅面。在这里,人物的表情渐渐退去,化成一群迷神专注者的生姿动态,这种纯然的动态衔接上宗教洞窟与唐卡绘制的形格,似乎更能让我们感受"天香开茉莉"之类悠远超拔的题趣。王赞的异域题材作品成功结合了他对中国造像传统的研究,把曾经的宗教性绘画结构嚼碎而成不同于照像观看的形式构成。

王赞将画展自题为"知止后返"。止,不仅是停滞之所,更是立定之地。《中庸》开篇曰:"大学之道在明明德,在亲民,在止于至善。"要让大道理明白起来,让年轻人明白起来,站向自己应该站立的地方。这里的"止",正是立定之所。所有专心志业的人,都在寻觅自己的立定之所。

明白了立定之所,并非从此停止不动。《道德经》中说:"大曰逝,逝曰远,远曰返。""返"就是不断地回返自己所是之处,周行而不殆,独立而不改。王赞从学院的功夫中走来,从生活的日课中走来,在中国造像传统的研究中,他遥见中国人物画的家园。此时,中国传统造像的宗教表情与他崇尚理性的心性的悄然契合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物色》中写道:"物色相召,人谁获安?"在绘画之诗的形色表现的深处,我们的心灵如何能获取安宁?王赞潜藏的心灵安顿的祈求之中,深深向往着那种宁静与幽远。王赞也反复尝试着在小品中戏墨,这是他化去笔尖的尘嚣、荡平心胸怨结的修习。从先贤造像到异域写生,继而笔下的墨戏,将要切近和展露的是"心香"。

这是几幅巨大的 T 形画面。那里有一片爬满植物的曼妙田园,亚热带的繁茂景色化作如月的婆娑。那舞者正翩然启姿,最初的动作有些拙硬,甚至几分蹒跚,但她们作为整体正被编排在一起。这些动作稍嫌反复,却互相传递出一种适度的诱约,并在我们心里引起难以拒绝的宁静向往。那种无所事事的漫游,正是我们心中莫名的茉莉故乡。画面中飘动穿梭的鲜亮的长臂纤腿,在耐心地编织着某些寓言故事。"采采流水,蓬蓬远春。窈窕深谷,时见美人。"这些纤秾,由于其骨骼的静穆,而成为我们平凡心灵的对于听泉眠云的诚挚邀约。王赞终于开启了内心的清明理性,从宗教意味的造像世界中,拈来壁画式的语言,组成多层变化、自由穿梭的形式结构。乘此机契,王赞不断地返回和切近他的艺术表现的家园,并在那里,捕获到了终古常见、与古常新的境意。

明人袁中道作《爽籁亭记》,述山中听泉的感受。他慨然写道:"故予神愈静,则泉愈喧也。 泉之喧者,入吾耳,而注吾心,萧然冷然,浣濯肺腑,疏沦尘垢,洒洒乎忘身世而一死生。故 泉愈喧,则吾神愈静也。"中国文化的诗化灵性,在此可见其深邃根源,博大境宇。绘画如何能 达到如此境界,早已是宗教般的庄严命题,然而要迹近如此高古之境,王赞的止归之途极具代 表性。虽然这只是一个中型的展览,但明晰的足迹,却让人们看到一代人回追源头、感悟本心 的悉心寻求。如何能让今日生活不断催化与古常新的新境,以生动的创造来证明和引领那个返 归的诗意家园,正有待于吾辈毕尽一生的共同努力。



From Slim West Lake to West Lake













家乡记忆

岁月如梭,时光荏苒,家乡生活如历眼前。东圈门的清真牛肉汤,彩衣街的盐水鹅,得胜桥的富春包子、大煮干丝,冶春的蒸饺、甘泉路的共和春饺面、小觉林麻花,我想想都会流着口水。

1971年左右的辰光,我家住在东圈门 20号大院内,大院的西面有一座老虎灶,每天清晨都有许多人拎着热水瓶来到老虎灶前打开水,热气腾腾的烟雾在小巷的清灰色老墙和小瓦屋顶上飘散,早晨清冷的光线照在油光闪亮的青石板上,泛起紫灰的色彩,古城扬州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。东圈门生活的日子伴随我走过十二个春夏秋冬。

"码头帮"的趣事

1973年,我开始接触绘画。扬州城区的绘画学习小组分为三大区域:以城东区扬州第一中学为中心,王春仁老师所带的美术组为势力范围,学生中张建为核心;以城南区扬州第四中学为中心,其学生核心人物为王野翔、尹文;城中区以扬州市工人文化宫美术组为中心,张世春、叶煜松老师是该美术组的核心人物,学生中肖瑜山是其主力。扬州城美术界的最优秀的代表当属张世春先生,张世春先生为"文革"前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的高材生,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,受"反右"的影响下放至扬州装潢研究所工作,但凡受过张世春先生指导的学生,其水平的确高出一般的人。扬州市工人文化宫美术组因为绘画条件最佳,绘画道具最多,再请张世春先生为指导,显然是最佳的学习之地。当时,我在学画的人群中是属于比较迟学的,加上我所就读的新华中学在美术方面不是特别突出,所以,我一直想能得到张老师指点就好了,但我们是中学生,不能随便进入工人文化宫学习,所以,跟在张世春老师的后面学习大多是"偷学"的。

扬州三大区域美术组的学生除了在各自的小组学习之外,大家都会会聚在扬州的汽车站和轮船码头写生,在这里可以画到生动的人物形象。"码头帮"逐渐形成了一个派别,这里没有老师,谁画得好谁就是老师,真有一点"三人行必有我师"的味道。1975年至1983年期间,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轮船码头上提着画夹的年轻画家们。

被称之为"码头帮"的画家,以鲜活的生活为素材,以特有的苏北水乡地区农民形象为敏锐训练的手段,朴实、真切地接触"非城市"人群,感受丰富的形象特征。激动不已的形象带来激情之下的描绘,也时常有人画出好的素描作品,一时间这一作品会成为大家学习的范本,大家你追我赶,并成为相互鼓励的动力。"码头帮"中培养了一大批考取全国各大美术院校的学生,我也是"码头帮"其中之一,至今还保留着许多在轮船码头所绘的素描画稿。

